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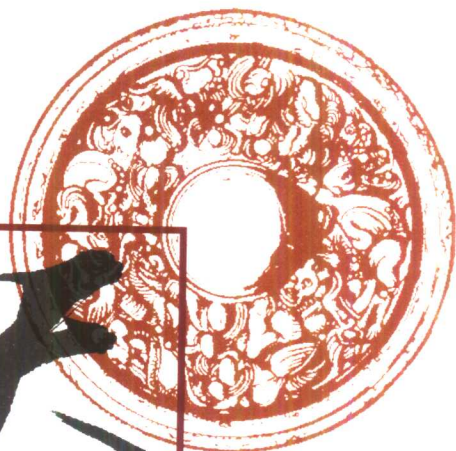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天 鉴

上卷
◎ 靖康耻

胡晓明
胡晓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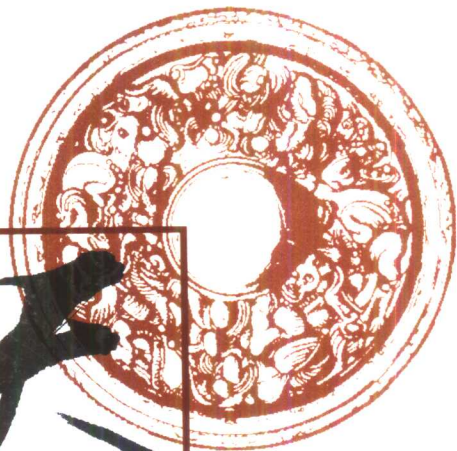


上卷
◎ 靖康耻

天
鉴

胡晓明 胡晓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下卷◎臣子恨

天
鑑

胡晓明 胡晓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鉴/胡晓明,胡晓晖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13-2353-2

I.天… II.①胡… ②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49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660 千字 印张: 26¹/₄ 插页: 2
印数: 1-5 000 册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维良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宋嘉哲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53-2/I·2053 (上、下册) 定价: 40.00 元



作
者
简
介

胡晓明，1962年生；
胡晓晖，1965年生。湖北省广水市人。现为湖北省广水市创作中心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两人为亲兄弟，1990年开始合作进行文学创作。已出版《粉红色的祭》、《彗星少年》、《春秋英雄传》、《战国英雄传》、《唐太宗》和《洛神》等多部长篇小说，曾获台湾第二届“罗贯中历史小说创作奖”首奖、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湖北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作品热销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诸国。

责任编辑/王维良
封面题字/张东平
封面设计/耿志远

内

容

提

要

1121年辽灭亡之后，金觊觎北宋之心日盛，宋金之战终于爆发。北宋屡战屡败，徽、钦二帝被迫“北狩”，北宋王朝风雨飘摇，百姓苦难日新深重。

时势造英雄。危难之际，岳飞以国家利益为重，撇妻舍子，投入抗金洪流。他率领岳家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几成“还我河山”之伟业。然而，其雄心壮志与高宗赵构偏安新都苟且享乐之思想形成不可调和之矛盾。加之秦桧等主和派极尽排挤、构陷之能事，这样，一出关于岳飞的悲剧就上演了。

一个更丰满的岳飞，一个更真实的秦桧，一个更复杂的赵构必将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如何战胜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一个品质卓越、能力拔群的时代英雄，如何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时刻，非但无大展宏图之机，相反却身首异处，其个中原因必将引人沉思。

本书繁体字版由实学社以《满江红 岳飞全传》之名在台湾地区出版

目 录

上卷 靖康耻

- | | | | |
|---------|---------|-------|-------|
| 楔 子 | 神州沉陆 | | (3) |
| 第 一 章 | 风尘恶 | | (6) |
| 第 二 章 | 万岁山前珠翠绕 | | (35) |
| 第 三 章 | 逆胡猖獗 | | (59) |
| 第 四 章 | 气吞骄虏 | | (82) |
| 第 五 章 | 空悲切 | | (104) |
| 第 六 章 | 谁作长城坚壁 | | (129) |
| 第 七 章 | 胡马长驱三犯阙 | | (153) |
| 第 八 章 | 两宫出幽 | | (173) |
| 第 九 章 | 翠羽南巡 | | (189) |
| 第 十 章 | 万里江山知何处 | | (216) |
| 第 十 一 章 | 此志应难夺 | | (252) |
| 第 十 二 章 | 怒发冲冠 | | (275) |
| 第 十 三 章 | 孤忠耿耿 | | (291) |
| 第 十 四 章 | 中原仇 | | (314) |
| 第 十 五 章 | 愁生故国 | | (336) |
| 第 十 六 章 | 塞垣只隔长江 | | (357) |
| 第 十 七 章 | 不斩楼兰心不平 | | (372) |

下卷 臣子恨

- | | | |
|-------|---------|-------|
| 第十八章 | 阵势纵横 | (393) |
| 第十九章 | 欲语泪先流 | (418) |
| 第二十章 | 令行柳营 | (434) |
| 第二十一章 | 天意从来高难问 | (453) |
| 第二十二章 | 登高怀远 | (475) |
| 第二十三章 | 只成门户私计 | (494) |
| 第二十四章 | 正壮士悲歌未彻 | (519) |
| 第二十五章 | 座中多是豪杰 | (546) |
| 第二十六章 | 朝天阙 | (569) |
| 第二十七章 | 壮岁旌旗拥万夫 | (585) |
| 第二十八章 | 戎韬总制 | (606) |
| 第二十九章 | 何日请缨提锐师 | (627) |
| 第三十章 | 风雨佛狸愁 | (649) |
| 第三十一章 | 势成宁问疆场 | (669) |
| 第三十二章 | 白云苍狗变浮云 | (689) |
| 第三十三章 | 欲将心事会瑶琴 | (713) |
| 第三十四章 | 有豺狼当道 | (730) |
| 第三十五章 | 壮怀激烈 | (750) |
| 第三十六章 | 六师不发 | (771) |
| 第三十七章 | 燕然未勒归无计 | (794) |
| 第三十八章 | 梦绕神州路 | (816) |
| 跋 | | (835) |

上卷 靖康耻

神州沉陆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大宋王朝。

在宋太祖赵匡胤的苦心经营下，天下渐归一统，结束了黑暗混乱的五代十国时代。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大举北伐，欲夺当年后晋“儿皇帝”石敬瑭拱手献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彻底解除北方的威胁。七月，宋、辽两国在高粱河（今北京市西）爆发大战，宋军战败，太宗赵光义仓皇而逃。

986年，宋军十数万兵马分三路攻击辽国，却再一次大败而退。

1004年，辽国承天太后、圣宗皇帝亲率大兵二十万，南下攻宋，锋芒直指汴京。

宋真宗皇帝被迫亲征，率军至澶渊（今河南濮阳附近），与辽兵对峙。十二月，宋、辽两国和谈，达成“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皇帝尊辽承天太后为叔母，每年向辽国赠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辽国未经大战，即获得胜利，满意而归。

1042年，辽国声言将大举攻宋。宋仁宗皇帝闻知惊恐不已，连忙遣使求和，答应每年向辽国多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

“赠送”二字为“交纳”。

辽国不战而胜，举国欢庆。宋国君臣亦是庆幸不已，自许立下奇功，将战祸消于无形。

1100年，宋国徽宗皇帝赵佶继位。

次年，辽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继位。

赵佶喜好奇花异石，为此大建宫室御苑，命民间贡奉奇花异石，充实其中。

耶律延禧喜好猎鹰，派出大批“天朝使者”，到极北之地的女真部落（居住在今黑龙江、松花江、长白山一带）中搜寻最名贵的猎鹰“海东青”。

宋国的大小官吏借着征收奇花异石的名义横征暴敛，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辽国的“天朝使者”在女真部落中作威作福，随意抢掠财物，夺人妻女。

愤怒的女真部落举起刀枪，尽斩“天朝使者”，杀向辽国。

耶律延禧勃然大怒，派出十数万精兵攻击女真部落。

宋国耗费举国财力，终于将“四大寇”镇压了下去。

辽国连战连败，十数万精兵被数千女真勇士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1115年，女真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号“大金”，部众扩充至一万余人。九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占了辽国北方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获得了大批的兵器、铠甲、牛马等物。

耶律延禧惊怒之下，亲率倾国之兵数十万人马，大举伐金，企图一战而胜。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敌军，毫无惧色，领兵二万迎击，大败辽军，杀死辽兵无数。耶律延禧狼狽而逃，从此无力对金国发动攻击。

宋徽宗赵佶见到辽国的背后忽然出现了强大的敌人，不禁大喜，立即派出使者，渡海至辽东，约金夹攻辽国，欲借机夺回燕云十六州，以雪祖宗战败之耻。

金国在攻下辽国五都之一的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后，答应与宋国联合灭辽，并要求宋国将每年交纳给辽国的银、绢如数交给金国。

赵佶急于立下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千古大功”，以“流芳百世”，最终答应了金国的苛刻要求。

1122年，金兵攻下了辽国的中京城（今内蒙古宁城）、西京城（今山西大同），辽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留守燕京（今北京市）的辽国宗室贵族耶律淳在大将耶律大石、萧干的拥立下登上皇位，竭力抵抗金国的攻击。

同年五月，宋国征招各地勇敢壮士，发于军中效力，然后下诏以童贯、蔡攸为正副宣抚使，领兵二十万，北攻辽国。不料宋军刚至界河（今河北拒马河），就遭到了辽军的迎头痛击，大败而退。

十月，宋国闻听耶律淳病死，其妻萧皇后执政，臣下不服，遂再次发兵二十万北进，并命大将刘延庆为都统制，亲领精锐兵卒十万，直攻燕京城。

辽国涿州（今河北涿县）守将郭药师闻宋兵大至，不战而降，使宋军拱手夺得涿州城。

童贯、蔡攸、刘延庆大喜，飞马报捷。

宋徽宗赵佶立刻降下圣旨，犒赏三军，厚赐童贯、蔡攸、刘延庆，封郭药师为恩州观察使。

童贯、蔡攸急欲得功，令刘延庆挥军直至卢沟河（今北京永定河）南岸，扎下营寨。

辽军大将萧干亦率兵万余人，扎营卢沟河北岸拒敌。

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第一章

风 尘 恶

北风呼啸，仿佛千万匹野马从西北的高原狂奔而下，直向卢沟河扑来，肆意践踏着岸边瑟瑟发抖的枯苇。如血一样殷红的残阳渐渐沉没在遥远的天际，大地上浮起层层暮霭，将重重杀机锁在一片昏昏茫茫的暝色之中。

宋、辽两军隔河对垒，营帐绵延至十数里外。

北岸的辽军大营肃静沉默，只偶尔传出三两声马嘶，连灯火也见不到一星半点。

南岸的宋军大营中却是灯火通明，巡哨的兵卒一队连着一队，在营帐之间来来往往，吆喝不断。

大营深处，隐隐响起了绵软的丝竹之声。

都统制所居的中军大帐外，数十个身披重甲，腰悬弯刀，手持长矛的中军护卫亲兵树木般直挺挺站在寒冷的北风中。

大帐内，年约五十余岁，臃肿肥胖的都统制刘延庆身穿华丽的团花锦袍，斜坐在帅案后的虎皮交椅上，醉眼蒙眬。

那原来放置着军机文书的帅案上摆满精美的酒食，散发出腾腾热气。两个身穿绣锦彩衣，满头珠翠的营中歌伎一左一右站立在交椅两旁，调笑劝酒。

另有几个歌伎坐在帐檐下，弹着筝、瑟，吹着笛、箫，唱着柔軟的歌曲——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

“哈哈！好一个‘莫厌金杯酒’。来，来！你且替本帅干了这一杯！”刘延庆大笑着将酒杯端起，向身旁的歌伎口中灌去。

“报！”一个身材魁梧的家将奔进帐中，跪倒在帅案前。

刘延庆大怒：“狗奴才，本帅不是早说过吗？今日谁也不见，谁也不见！”

那家将面带惧色，战战兢兢地跪了下来：“大……大帅，是……是二公子求见。”

刘延庆一怔，放下手中的酒杯，问道：“光世这小子有什么事要来烦本帅？”

家将磕头答道：“二公子说他有军务机密之事，要当面禀告大帅。”

刘延庆大感扫兴，一摆手：“你让光世那小子进来吧。”说着，不情愿地坐正身子，让众歌伎退至后帐。

家将走到帐外，将刘光世引到帅案前，然后放轻脚步，悄悄退了下去。

刘延庆打量了一下颇为高大的儿子，不满地问道：“光世，你不小心看守营寨，来此作甚？”

看上去年约三十五六的刘光世恭恭敬敬地向父亲行了一礼，问道：“大帅，孩儿听说恩州观察使郭药师献上了一条破敌奇计，不知是否确有此事？”

刘延庆一咧嘴，不屑地说道：“什么奇计，只是一个馊主意罢了。郭药师居然想让我拨给他一万精兵，去偷袭燕京城。想那燕京已成了辽国最后一座都城，辽狗必是拼命死守？我军冒险前

去，岂不碰得头破血流？”

刘光世道：“不然，依孩儿看来，郭药师此计有些道理，可以用来破敌。”

刘延庆瞪圆了眼睛，怒斥道：“你小子知道什么。这郭药师不过是辽国的一个降将，出的计谋就能听吗？你知道他是真降还是假降？倘若他是想把我宋军骗到燕京城下，来个伏兵四出，如何了得？”

“据孩儿想来，燕京城下决无伏兵。”

“你又如何知道燕京城下没有伏兵？”

“辽狗面临我大宋和金人南北围攻，除了防备金人的兵马，差不多都到河对岸来了，又能在燕京城留下多少人马呢？”

“哼！你小子又怎么知道辽军都到河对岸来了？”

“孩儿近日常在远处观看河对岸的动静，发现辽军押运粮草的几乎全是年老病残之兵，仔细看看，有些兵卒还缺胳膊少腿的。大帅您想想啊，这押运粮草是何等重大之事，怎么能派这样的兵卒去担当呢？”

“不错，不错。”刘延庆连连点头，并赞赏地看了儿子一眼，“二小子，想不到你还有这个心眼，把辽狗的老底都给看穿了。是啊，那燕京城若是还有多余的兵马，辽人就决不会冒险让这些老弱兵卒押运粮草。”

“嘿嘿。”刘光世得意地笑了起来，“孩儿能有这小心眼，全是大帅的教导啊。大帅，那燕京城既是没有什么人马，郭药师的偷袭之计就有可能一举成功。”

“这个么……”刘延庆紧皱着眉头，迟疑了半晌，也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刘光世急了，上前一步，挨近父亲，低声道：“如今皇上好大喜功，不吝重赏。我们父子若是侥幸攻占了燕京城，取富贵实是易如反掌。大帅，此等良机，千载难逢啊。”

“重赏？”刘延庆嘴角不觉浮起了一丝冷笑，“二小子，你知道本帅是个什么官儿吗？”

“这……”刘光世一时呆住了，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当然知道父亲的官位——河阳三城节度使，也知道父亲此刻为何会如此冷笑。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本是武将出身，并且依仗着手中的兵权夺得皇帝大位，因此对武将十分猜忌，有意抬高文臣的地位，而竭力压低武将，并以种种方法来限制武将的权力。节度使虽然只是从二品的官位，但对武将来说，几乎已到了顶点，不可能再从朝廷那儿得到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封赏。

“二小子，你知道本帅这个都统制算是什么官儿吗？”刘延庆又问道。

刘光世更加说不出话来。都统制其实不是什么官位，只是吃力不讨好的临时差遣。在大宋朝，每逢征战之事，常委任文官甚至太监以“经略使”、“宣抚使”等名义统率大军。此次大举征辽也不例外，由童贯和蔡攸任正副“宣抚使”，充当最高统帅。但是文官和太监又不可能亲自统兵出战，于是朝廷便会指派一员武将为都统制，临时担当战场指挥之事。如果仗打胜了，充当最高统帅的文官和太监会得到丰厚的赏赐，但是若打了败仗，受到处罚的往往是临敌指挥的都统制。

“你小子什么都知道，却偏要听信那郭药师的馊主意，不是昏了头吗？”刘延庆不满地说道。

“可是，可是孩儿的年岁也不小了，却只有一个‘承宣使’的虚衔。”刘光世低下头来，嘟哝道。

“原来你小子嫌官小啊。”刘延庆笑了笑，“这‘承宣使’是正四品，你身为武将，三十多岁便能得到这个官位，也可以了。”

“如果孩儿有攻占燕京城的功劳，一定会被朝廷拜为节度使。我刘家父子若是俱为节度使，这份荣耀便足可震动天下……”

“住口！”刘延庆陡然大怒，猛地一拍帅案，“你小子身为武